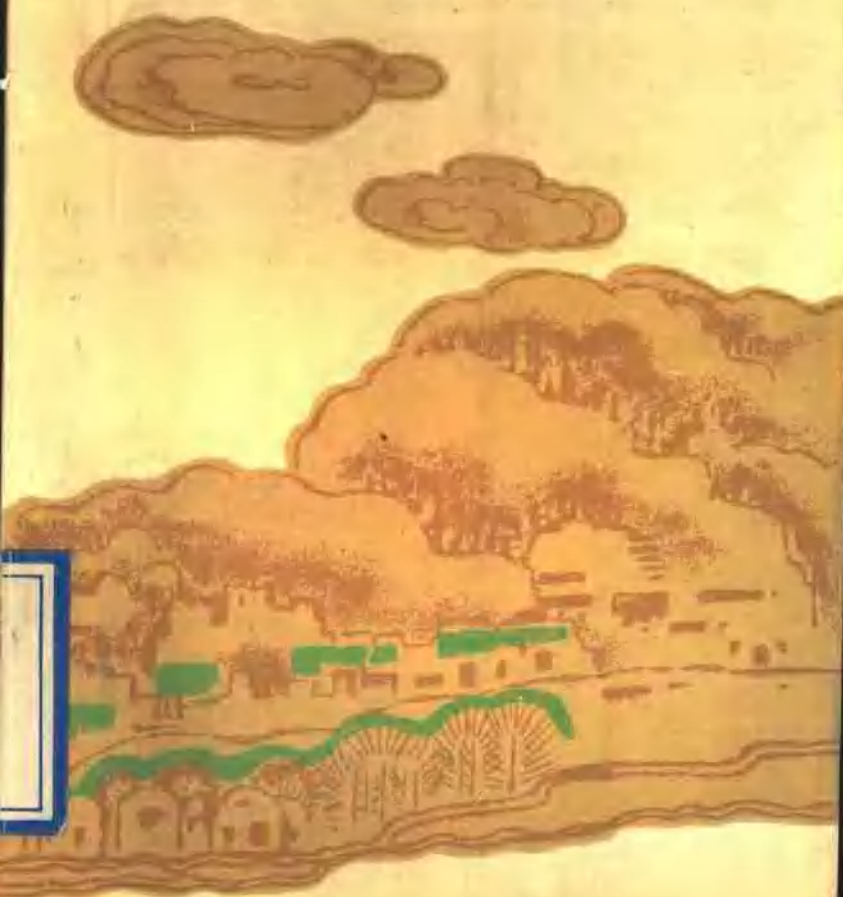


● 沈 琨

望 云 间



望云间

沈 琨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抒写三晋名胜、人物、风俗、山水的散文集，共收入四十篇文章，编为《黄河南云》、《太行峡云》、《汾水漪云》和《文苑风云》四辑。黄河岸边晋地的风情；太行山里的奇峰、妙景；汾水流域的花香、新貌；文苑里古今文人的命运业绩；等等。

作品内容厚重，情感深沉，语言质朴，文笔流畅，作家将史实、知识和文学融为一体，在描景、状物、写人、叙事上均有独到之处。

望 云 间

沈 琨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860毫米 1/32 印张6 3/4 插页2 字数107,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100

ISBN7-5306-0706-5/I·623

定价：3.50元



作者简介

沈群，原名沈玉昆，男，山西晋城市人。1943年11月生，1962年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六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起从事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他之创作，主攻散文，兼写小说，偶涉评论，先后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二百余篇，约八十多万字。多篇散文获奖和收入选集。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现任《潞河水》杂志副主编。曾结集出版杂著《民俗趣谈》、散文集《太行黄桦红》、长篇报告文学《太行山的回声》等。

目 录

序	李国涛 (1)
---------	---------

第一辑 黄河雨云

写在云水翻腾处	(7)
烟雨风陵渡	(13)
龙门随感录	(18)
长河落日	(25)
秋风楼遐想	(29)
盐湖风情	(33)
西厢月	(37)
古槐悠悠情	(44)
洪洞访苏三	(48)

第二辑 太行岫云

乡河三记	(53)
发鸠山漫笔	(66)

羊肠坂寻迹·····	(76)
游灵空山记·····	(85)
浊漳河边·····	(89)
麻田水清清·····	(95)
巾幗雄关景亦奇·····	(99)
藏山壮而美·····	(104)
煤城赋·····	(110)

第三辑 汾水绮云

啊，花帽子·····	(117)
古色古香平遥城·····	(120)
净土玄中·····	(123)
杏花酒，杏花诗·····	(127)
大同随笔·····	(132)
木塔礼赞·····	(140)
金沙滩一瞥·····	(145)
悬空寺思绪·····	(150)
黎明的雁门山·····	(155)
夏日五台山·····	(160)
河边梦·····	(165)

第四辑 文苑风云

鸣条岗上吊司马·····	(173)
系舟系诗魂·····	(180)

访评梅女士故居·····	(185)
沁河依恋尉迟村·····	(192)
丁玲在漳头·····	(199)
后记·····	(210)

序

李国涛

大约在十二、三年前，我作编辑工作的时候，第一次读到沈琨的散文。我当时就很欣赏他的文笔和才情，记得经我的手发过他好几篇作品。前几年他送给我一个散文集《太行黄炉红》。现在他又有《望云间》一本将出版，可见这许多年他的写作是十分勤奋的。当前散文集不大好出，散文发表的园地也不多，而他竟一本又一本地出书，真也不易。

翻看这本写，我觉得我现在仍然十分欣赏沈琨的文笔与才情。

这本集子共收有他的四十篇散文，开头的一篇《写在云水翻腾处》，我就很喜爱。这一篇写的是黄河壶口的奇观。我没有到过壶口，看了这一篇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似乎那浪花雾沫已溅到我的书桌上。文章写得真有气势，真有感情，同时又有深深的感触、思索。读完了这样的第一

篇，我想谁也要接着去读第二篇和第三篇的。果然，全书的文章都保持着相当的水平，而且可以说有明显的沈琨风格。

沈琨风格，如果说这“风格”二字还下得不够准确的话，改为“沈琨特色”庶几可矣。

沈琨散文有什么特色呢？

我说，他似乎领会了道元夫子的精神。《写在云水翻腾处》里有郦道元老夫子出现。郦道元是《水经注》的作者，生于一千四百年前的北魏。他亲自观览了许多重要的山川，才以非凡的文采为《水经》一书作了注，从而使《水经注》成为一部彪炳千秋的散文作品。《水经注》不但描绘景物，而且有史迹、谣俗和山川形势。我看沈琨十分景仰这位夫子，而且在自己的作品中学习他。因此，沈琨的这一系列散文，不能看作一般的游记，记一点风月云烟和草木山水。不，这里面很富有知识性，史实、地理、掌故、谣谚都融合在这些散文中。只要有《望云间》一册在手，对三晋名胜就可以作一卧游了。

也许作者考虑到这本书的内容和他自己文章的特色，所以，书里分列的四辑很和谐。第一辑以黄河为主线写两岸风光；第二辑以太行山为主线写山里风光；第三辑以汾水为主线写山西腹地的名胜。第四辑有点特别，它是从以上三辑里摘

出的几篇。内容涉及当代和往古的文人，上有司马光、元好问，下至石评梅、丁玲和赵树理。虽然这五篇以记人为主，但也是从山川故土写起，乡土文化和人物命运合为一体。

在这些散文里我深切感到沈琨对三晋风物的衷心热爱，这也是他的一片乡情。第一辑所写的名胜我大体都游过，或听说过；第三辑所写的我也大体都游过，或听说过。但是第二辑写太行山里的风物，我见过的就只有娘子关；有些听说过，有些连听也没听过，但是那是应当听说，应当知道的。读了其中的几篇，我又一次体会到“开卷有益”的古训。比如，我早已读过陶潜的名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也早知道。真是不求甚解，精卫鸟原来是生在太行山里的发鸠山（属长子县），虽然也是传说吧，但也不可不知。又如曹操的名句“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我总以为写的是一般的“羊肠小道”，而不明真实的出处。读了《羊肠坂寻迹》，才明白所谓羊肠坂，一在壶关县，一在晋城市，恐怕晋城的一说更为可靠。因为沈琨引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这样的地理学大著说明晋城（古泽州）有此一坂。他还引李白诗，引白居易诗来证明这一点，并顺便告诉我们所谓的“孔子回车处”也在这一带。

我虽不是山西人，在山西也住了三十三年，对这些竟一无所知。说来惭愧。由此却又见出沈琨的散文确实不是随便下笔的。他每游一地，一定考其历史地理人文传说，然后才下笔的。要不我怎么说他在学习郦道元呢？郦老先生之博学多识，广泛考证是出名的。

这一本散文集全部写三晋风物，是其特色。我不知道沈琨近年在散文中还喜欢写点什么。我想，散文的路子还要拓宽，首先应在取材上，大至天下大事，小至儿女家事，都可入散文；举凡经济状况、春种秋收、架上藏书、案头砚石、佛经道藏、稗史杂闻、友朋笑谈、师长音容，等等，等等，似乎均可以散文的形式写出，长长短短也均无不可。就这方面看来，沈琨可写的东西也多得很。但这也需另一种笔墨，另一种章法来写了。

沈琨是我的熟朋友，我这序也写得随便。其实偶尔见面，这些话也都说过。现在写在这里只不过按文集体例的要求罢了。

1990年6月20日写

第一辑 黄河雨云



写在云水翻腾处

这就是我久已向往的壶口，这就是九曲万里黄河最壮观的壶口。

雄险、磅礴、壮丽、奇崛……这些字眼都不足以概括壶口的气势，最富于表现力的中国文字，在此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少年时，我坐车过中原郑州黄河大桥，第一次见到黄河。那河宽近十里，铺天盖地而来，浩浩荡荡而去。丽日畅风，满河金涛，黄河给我以博大宽厚的感受。六十年代，我又在晋南的边缘见到黄河。时当多雨之秋，黄河浪卷千迭，急浪汹涌。凄厉的风雨中，木船顺流而来，颠簸于浪峰波谷，船夫们光着黝黑的身脊，奋力扳桨。沉重的号子声隐隐传来，搅和着我郁闷、迷惘的心境，给人惊魂摄魄的悸动，又给人激心励志的震撼。

现在，我又来拜谒黄河了。我先去了龙门。水出龙门，浩浩漫漫的，脚步是那么舒缓。象一

个长期负重过累的人得到了解脱，又象是经过一场厮杀之后，养精蓄锐，准备着下一场的厮杀。我从龙门来到壶口，便是回到了黄河的鏖战之地。壶口，黄河的雄关险隘、黄河的演兵场！

黄河从遥远的源头而来，一路奔腾，百转千回，经过了多少险阻，经受了多少跌宕，却没有遇到过象壶口这样的“险”，这样的“绝”。你看，前边的河道还是那样开阔，足有300米宽。水急急地流，浪排排地涌，坦坦荡荡，欢欢畅畅的。哪知一到壶口，几百米宽的河道一下子束紧了腰身。还没等黄河水反应过来，已经跌进了那条仅有40余米宽的“龙槽”里。突然吗？岂止突然，简直是猝不及防。黄河水惊愕、慌乱、无所措手足，难怪下口处涌起团团漩涡，飞出无数惊叹号——喷扬珠玑万斛。

导游一再提醒人们：切莫靠“龙槽”太近，靠近危险！因为有人有“晕河”的毛病；还有人因身体素质欠佳，会造成心律过速，出现意外。看来，“观潮”也并非那么轻松，何况“弄潮儿”？惊涛骇浪之中，命运交关之时，我们每个人乃至我们的民族，过去遇到过，今后也还会遇到。濒临险境，一时的惊慌，失态，当归难免，要紧的是要看你有多大的承受力和应变力。

我们还是来看黄河吧！河水跌入龙槽，不，

河水是被一个张开的大口吸进去，急急地吸进去的。在这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尽管是名句，却断然不能套用。那是“飞瀑”，而这壶口是可姑妄称之为“地瀑”的，是从平地里往下倾灌。倒是《禹贡》上说的“悬注旋涡，如一壶然”，简洁而又传神。

河水向槽底俯冲而下，伴着呛天呼地的吼啸俯冲而下，待它们冲到三十多米深的槽底，又轰然急骤喷发，激起几十米高的浪花，雾沫，形成被人称之为“水里冒烟”的壮美奇观。那景象，引来苏轼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佳句，怕也有点意所不逮。叫我说，壶口就是壶口，那倾入壶口里的水，也好像霎时便成了滚沸的开水，那冲天而起的烟云，不就是沸腾开锅的滚滚气浪吗？

黄河在壶口，经受了粉身碎骨的磨难，有过陷入重围的迷惘，更有过失去进路和退路的惊恐。它们拥挤，撞击，喧嚷，也可能彼此埋怨、责难，甚至咒骂过。但在最终，它们又共同在绝境中杀出了一条生路。这是一种凝聚的力，喷发的力，一种奋勇抗争的力，因而也是一种可以排山倒海的雷霆万钧之力！

望着壶口，望着那飞泻的流瀑，那弥天的烟云，它会使你惊叹、敬畏、欣喜，使你的浑身热

血与波涛一起沸腾，使你的精神境界随云水一起升腾。

站在石峡崖边，不绝的轰响盈耳。这是从远古传来的声声不息的雷鸣。“飞湍瀑流争喧豗，冰崖转石万壑雷”，在这里，世界上的音响就只有那震耳欲聋的涛声了。涛声似乎把一切都要凝固住了。

……轰鸣的涛声中，我好似看到黄河那湍急的水流也凝固结冰了。“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好一派北国瑞雪图！蓦地，冰封的莽原走来一位须髯飘飞的老人。看老人那身古式的装扮，仿佛在什么画册上见过。我正欲问一声尊姓大名，他已自报家门了：“老夫乃郾道元是也。知你远道来看壶口，欢迎欢迎！”我忙拱手作礼道：“晚辈步先贤后尘，离你初来壶口踏勘已一千三百多年了。容我冒昧相问：当年你写《水经注》时来壶口，可与今天的壶口相同？”老人说：“当年我来壶口，壶口离孟门山不远，今已北推五公里之遥，也就是说，壶口下移处，每年后切三米左右。古人有云‘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我又问：“传说远古时大禹治水，先壶口，次孟门，后龙门。这壶口该是大禹的首战告捷之地了吧！”老人答曰：“首战之地不假，若说告捷，怕是大禹本人也不敢承认。”我忙问：“此话怎